年 味

□ 陆 剑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一句话。它提醒着我们,过年千万要回家,和亲人团聚。过年的意义此刻就显露出来了。

小时候特爱过年,掰着手指头计算着日子。因为过年了就可以穿到新衣服,可以吃饺子,吃鱼,吃肉了,是平时不多见的好东西,可以尽情地在村子里和伙伴嬉戏。

临近除夕,母亲总会催我赶紧去理发店找理发师傅剪头发,说那样人才显得精神,好迎新年。除夕头一天,母亲早早起床,忙着宰鸡杀鸭蒸鱼,炸麻花、包饺子,我也兴冲冲跟在身边当帮手。其实我是凑热闹,好瞅准机会抢先饱口福。午后,当太阳把大地烘得暖乎乎时,我就会提上一大桶热水,带着崭新的衣裳开始沐浴。香皂的清爽味道立刻溢满全身。过年的味道,就像这香皂一样清香,让人迷醉。

老家逢年过节都有祭祖的习俗。年三十团年饭后,父亲就带我们到祖辈的坟前祭祀烧香,祈求一家幸福平安。我生性贪玩,常常跟随左右,在一旁帮忙插香点烛。

初一早上,家家户户门上都会贴上类似“新年纳福福天福地福如山,万家皆春春色春光春似海”的对联。不光是大门上贴,就连装粮食的木箱、猪圈等都要贴上“年年有余”、“六畜兴旺”“出入平安”的条幅,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爆竹声中除旧岁。这种乡村独特的场景,独有的过年味道,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我,已经很久没能闻到了。不知是心境的抑或还是环境的缘故,我觉得现在过年的味道日渐淡薄。往日过年的味道,或许只能成为遥远的记忆了。

洪湖新堤年节民风

□ 六 缘

洪湖新堤地区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在节庆文化中,过小年拜灶神的习俗,更加演绎出了独特的古风老韵。

过小年当然是个重要的节日,又称灶王节、祭灶节。新堤人过小年,主要是举行祭拜灶王爷(灶神)的仪式。这说明辞旧岁、迎新年的日子近在咫尺,也意味着年的气息愈发浓郁了。

洪湖新堤人过小年,是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四。这个日子,最早的时候称为“祭灶日”,和古代先民所指的过“小年”,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宋朝,两个民俗节日就合在一起过了。

据范成大的《祭灶祀》诗中曰“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这就成了包括新堤地区在内的南方人,祭灶日和过小年两个节日合并的文字见证。

为什么新堤地区把祭灶为核心内容的过小年,定在腊月二十四,这不仅只是例定俗成的缘故,还因为以二十四为时间节点,前段是作为谋生为主的日程,而揭去二十三的日历,至腊月三十,人们年尾的重心,就进入了迎新年的准备和欢庆期。

有关这段时间的日程习俗,也一代代传承下来,时间上被安排得井然有序。

新堤有民间俗谚语作证:二十四,祭苏氏(灶神);二十五,洗被服;二十六,备鱼肉;二十七,缝新衣;二十八,卤鸡鸭;二十九,备年酒;年三十,放鞭团圆贴对子(桃符)。

记忆犹新的新堤过小年风俗,乡土气息很是浓郁。到了当天,人们一般会早些起床,一家人围着桌子,吃上一碗新堤万各巷子作坊做的油面,这似乎比往常有点奢侈。殷实的家庭主妇,会在面上加点肉丝,或者在碗里加上了一只鸡蛋。算是先让凡尘之人率先打个牙祭了,再去祭拜家神灶王爷。

这一天主妇会带着孩子们,进行一场彻底室内外大清除,要把檐下地上,犄角旮旯的尘垢清除掉,这天活动称其为打扬尘。

打扬尘也叫打阳尘,寓意把一年红尘生活中不如意和霉头都去掉。

每当这时,妇人会在头上遮块布头挡灰,脖子和嘴巴上用毛巾遮尘,把高粱苗子扫帚绑在长长的竹竿上,扫除屋檐,特别是伙房顶上的阳尘。小孩往往戴上用报纸折叠成的船形帽,屁颠屁颠地拿着小扫帚和抹布,忙着清扫地面和揩去家俱器物的灰尘,大有同大人同甘共苦的意思。

最后清扫出来的垃圾,多由孩子们拿去倒掉。

这天,神圣的祭灶仪式是关键环节与重头戏。这个活动,多选择在黄昏或入夜之时举行,领拜者是家庭年高的长者。

然而,参加祭拜灶神的小孩这时内心的想法总归不如大人虔诚,难耐的拜谒过程中,往往巴不得仪式快点儿结束,好美美的吃上早己垂涎的上贡糖果。

这种甜美的儿时场景,会一直铭刻在人们一生的记忆之中。

如果提及祭拜灶神仪式有关用米糟、米酒敬灶神的做法,唐代文献《辇下岁时记》中,“以酒糟涂于灶上使司命(灶王爷)醉酒”的载文,应该是新堤人的祭典写照。

新堤民间祭祀灶神活动,除了有对上苍神灵的敬畏外,也寓教于人,纯朴乡风和善德人品,也需要信仰与监督。这种道家理念,对一方形成忠孝节义、宅心仁厚的家风乡俗,有着一定的教化作用。

涉及过小年拜灶神活动的日期,必须要弄清南北的差异。明确说来,就是我国北方区域过小年的日子是腊月二十三,南方大多地区是腊月二十四。

据文献载,清雍正开始,朝廷缩减开消,勤奋节俭的胤禛大帝,一次腊月二十三在坤宁宫祀神,顺便把灶王爷也给追拜了。以后,北方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就成了定制。

时光指针定格在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洪湖新堤的砖灶、土灶、缸灶,先后被煤炭炉子,电气炉灶所取代,人们每年过小年的习俗与时俱进,相继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中改变。

新堤往昔过小年祭灶的风俗,作为一种沿袭了几千年的老传统小年文化,仍然存盘在一代一代人的脑海里,任岁月风尘的遮掩,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

春的断想

□ 谢隆新

清晨起来,推开窗门,雪花像天空中扇动着翅膀的蝴蝶落在梅花上,栖在三月的菜花上。这是久违了的春雪,也应该是故乡最后一场春雪了吧!好在气温已经回暖,冰雪很快化成了大地上涓涓的细流,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广袤的田野。

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天里,春雨绵绵,万物复苏,生机盎然。无论是冬天送给春天的最后一场雪,还是北方寒冷空气不断侵犯,都阻挡不了春天铿锵的脚步。小草在惺忪的土壤里悄无声息地发出了嫩芽,杨柳在二月的春天里抽出了新枝,青蛙在乍暖的荷塘里哇哇鸣叫,蜜蜂在金黄的菜花上采着花粉。大地在苏醒,百鸟在鸣叫,农民搬出了收藏一个冬天的犁耙。大自然周而复始,人们的生产生活悄然发生着改变。

那年暮春,大山里云雾缭绕。我在湖南临湘的五尖山晨练。山下是一片茂密的竹林。竹子大都有碗口粗,墨绿色。这里虽没有东北林海的惊涛骇浪,但竹林森森,云波袅袅,仍给人一种柔情连绵的感觉。有几个山民背起了竹篓开始寻找春笋。他们手里拿着小镐锄,只三两下就挖起了一个春笋。不到半天工夫,这一片竹林就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小洞眼。他们说每年的三月都上山挖竹笋。眼下正是春暖花开,是挖春笋的最好时机。他们背起满篓春笋回到了家里。第二天清晨,农贸市场上就响起了这些山民卖春笋的吆喝声。

又过了些时日,仍是这片竹林。酱黄的山土上又长出了新鲜的竹笋。惺忪的土壤里似乎能听到竹笋拔节的声音。这些山民要留下这些竹笋让它长成高大的南竹。他们背起竹篓到另一片山上挖春笋去了。那些嫩青色的新竹,就长成了春天里最美的颜色。

我的故乡洪湖,几场春雨将干涸的湖水慢慢丰盈。青嫩的蒿草随着湖水往高生长。渔民将鲜嫩的蒿草从湖底扯起来,剥除外面几层老的蒿叶,里面就是又白又嫩的蒿菜。三月的城区市场,蒿菜摆在摊贩面前格外显眼。清炖蒿菜汤,黄鲇煮蒿菜,成为洪湖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那白白的汤汁,鲜嫩的味道让人回味悠长。

我们总说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夏天是生长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冬天是收藏的季节。大自然就是这么微妙和神奇。四季轮回,年复一年,让万物在地球上有规律地生存下去。当小草在春天里发出嫩芽,钻出土壤,才有夏天里那片绿绿茵茵的草坪。当树枝在春天里长出了新芽,才有夏天里那绿树成荫的茂盛。当农民把种子在春天里播撒下去,才有秋天那遍地的金黄。当桃花在春天里映红了山坡,当李树在春天里长满了花朵,才有了夏天桃李的芬芳。一声春雷,小荷才露尖尖角。待到盛夏七月,湖面上就长出了娇艳的莲花。这让我想起了宋代诗人曹豳的《暮春》: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涯。林莺啼到无声处,春草池塘独听蛙。

看,春风驾着五彩祥云姗姗而来,散发出缕缕馨香。那如火的杜鹃花,粉嫩如霞的桃花,洁白如玉的月季花,在春天里竞相开放。它们有的花蕾满枝,有的含情脉脉,有的热情奔放……把春天装扮得五彩缤纷。

春节照亮世界

□ 谢从高

当圣诞老人被中国饺子的馥郁香气所吸引
当中国春节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之后
春运这一宏大场景震撼上演
数亿国人踏上归途
堪比亚马逊流域生灵大迁徙般壮观
却又蕴含着更为深厚炽热的情感
在华夏广袤大地上汹涌展开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这质朴无华的话语
承载着华夏子孙千年传承的家国情怀
那一抹春节独有的中国红
正以磅礴之势
穿透重重阴霾
将整个世界照亮
在这纷繁复杂、波谲云诡的时代
春节宛如那拯救人类于危难的诺亚方舟
满载着希望与温暖缓缓前行

在中国
门神秦琼、尉迟恭威风凛凛地守护家门
为人们驱邪避灾
手持金元宝的财神爷
带着满满的祝福
为大家送来滚滚财运
“福禄寿”三星寄托着人们最美好的祈愿
年画中的阿福笑容可掬
灶王爷也带着人间烟火的气息
庇佑着千家万户岁岁安康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
当灾难降临带来伤痛
让春节的祥和与力量
抚平灾难的创伤
让春节所蕴含的团圆、和谐与爱的精神
引领世界走向大同
让和平的阳光洒满世间每一寸土地